

乡愁记忆

黄花麦粿

■叶忠惠

黄花麦粿也称为“清明粿”。黄花麦又名鼠麴草，小时候，在村道旁、溪涧边、田埂上随处可见，叶片狭长呈椭圆状，叶面上有一层细如霜末的白色绒毛，头顶一簇小黄花，好似一个稚气未脱的村姑，很是招人喜爱。

清明前后，农家主妇采来鲜嫩的黄花麦，煮熟捣碎后，和糯米浆揉在一起，捏成饼状，包上笋丝炒腊肉或萝卜肉丝之类的时令菜蔬馅，煮熟后就是传说中的黄花麦粿了(喜甜食的人家，也有拿红糖豆泥当馅的)，蒸熟的黄花麦粿呈墨绿色，有如碧玉，视之可心。

殷实人家，喜欢将包红糖豆泥馅的黄花麦粿压扁了，用茶油炸来吃，经过油炸的黄花麦粿有一个土味十足的别称，叫“油麻糍”。从黄花麦粿到油麻糍，内容依旧，只是经过油炸，外皮的口感和色泽有所不同。

在美食制作上，人们并不缺乏想象和创意，同样是面包包肉馅，皮薄的叫扁食，皮厚的叫饺子，将饺子搓圆叫包子，把包子压扁烤熟叫烧饼，原料都是面包和肉馅，差别只在口感。

国人饮食讲究口感，口感取决于烹饪技法。不同的食材，用诸如煎、炸、蒸、焖、煸、熏等不同烹饪方法，佐以不同配料，便创造出川菜、鲁菜、粤菜、闽菜、湘菜等不同菜系。若笼统用“饮食文化”归纳，中国饮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。

小时候在农村，沉寂了一年的石磨、石臼、水碓开始不分昼夜地唱起欢乐的歌儿时，清明就要到了，家家户户厨房的灶台上，码起高高的笼床，笼床向外喷着乳白的气息，这是农家蒸黄花麦粿呢！绵长馨香的味道从记忆深处飘来，使人产生美食的憧憬。

在水碓里捣鼠麴草、手工推石磨、包黄花麦粿……每一样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只是科技进步，机器生产替代了手工劳作，这些技艺与我们渐行渐远。摄影家们若想捕捉农妇推磨的镜头，若想拍摄水碓，恐怕还得跑到偏远的山村。现在，即使在偏远的山村，也不易找寻这样的生活场景了。

农村生活越来越富足，美食不再是盼望，一切生活所需都可以轻易获得，人们无需再为过好某个节日而节衣缩食，也无需再为节节做长长的准备，在超市和农贸市场随时都可买到新鲜的黄花麦粿。农家的灶台上再也码不起高高的笼床了，人们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。

生活的精彩在于过程，生命的意义也在于过程。当人渐渐退化成生活的旁观者时，心中难免要生出淡淡的惆怅。当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，当科技使生活一再便捷和简约，便捷到人的日常劳动都被机器生产所取代，这就幸福了吗？我表示怀疑。如果这样，那么，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？

往事随想

春雨下个不停，我独自一人，凝视着“百鉴斋”书房里珍藏的缝纫机，睹物思人，于是，我拿着抹布，擦亮缝纫机。这台缝纫机是母亲留下的，是我们家的“传家宝”。母亲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，她的一言一行依然萦回在我的脑海里。

1928年端午，母亲出生于福州“上下行”芙蓉合春杨公馆。母亲是家里最小的，父母视其为掌上明珠，取名“秀英”，母亲在家里有姐姐、哥哥的陪伴，童年的她，过着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。

1940年，外婆因病去世，母亲成了

孤儿，母亲和舅舅回到后洋做长工、当伙计，由外祖家抚养成人。1948年，经姨婆介绍，母亲嫁给父亲，开启了美满姻缘。

父亲也是贫苦孩子，作为家里的老大，要承担一家人的生计。结婚后，母亲挑起家庭重担，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1950年至1964年，我们四个兄弟相继出生。由于人口多，靠父亲的工资已经难以支撑。上世纪60年代，母亲省吃俭用，攒下27元，买了一台旧的德国进口缝纫机，缝补衣服贴补家用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到“泽艺刺绣厂”做工，时常还带着大哥到水头覆鼎山割草，山高坡陡，穿过黑厝寮，50多公斤的草挑在肩上，跨过安平桥，来回一

随笔小札

你，数学

■吴承瑜

这是一个点。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点。他孤零零地待在草稿纸上，像洁白渺茫的雪地中的流浪者。接着，你把他拉长。现在，他成为一条平直的线。对于纸而言，所占据的面积更大了。你试图将他缩短，而每一次，他都会又一次伸长。

你无奈地看着这条线，可他却像个呆子一样伫立在那里。你突然想起来，他还没有前行的方向，于是你为他加了顶尖帽子。他变成了一个向量。终于他甩开身子，在白色的空间中移动。

向前走，继续向前走，就这么一直走，找到了前行的方向，好幸福哦。

路途中有时也会遇上一些伙伴，他们总是从两侧钻出来，和他相交一段时间，可最终都只能各行其道。伙伴一个个出现，又一个不见了踪影。慢慢地他也习惯了，对于朋友，他已没有期待。向前走，再一次，很好。有时，也会遇到真正的知己。

母亲的缝纫机

■黄汉瑜

趟30多里路，几次饿昏在路上……母亲性格耿直，平易近人，乐于助人。她积极参加鸿塔街义务服务，前后15年担任石狮巷片区小组长，在台风、暴雨来临等灾害天气期间，她都彻夜帮助受困群众。平时，哪家遇到困难，她都第一时间赶去帮忙。

1966年，安海市管会到鸿塔街招收临时工，街道推荐母亲去应聘，母亲光荣地成为市场管理人。在安海市管会，母亲先后在炊事员、农贸市场监督员、办案人员等岗位工作。

1983年，母亲退休。退休后，母亲参加安海镇退管办、型厝老人会，担任小组长。1985年，母亲担任安海镇退管办兼职物价管理员，再次穿上物价监管制服，并获得“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
构成一幅盛大的场面。而总有些特立独行的伙伴，傲然站在雪山之巅自恃清高。他向正余弦打听说，那位极不讲理的叫指数。于是他开始伸长自己，试图要追上这高人的步伐。

登天的道路无穷无尽，指数也永不止步地向上攀升着，终于出现了一堵透明的墙。指数想要冲破它的桎梏，可上方飘浮着的五个字让他放弃了希望。定义了域。而向量却一路顶穿了定义域，一下子竟怅然若失。他的那些伙伴啊，再也看不见身影。

这是什么感觉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点了，你为什么还记得他呢？看来没有一个点是永恒的。新的会出现，也会改变，也会结束。这是一个点。原本没有这个点。你给了他一个生命。你，数学。

沉默如山，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。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，时间艰涩地流逝，一分一秒于我都是煎熬。自责愧疚掀起了惊涛骇浪，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。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：这样的错误永远不要再犯，要为父亲争光，而不是令他蒙羞。

多年之后，有人向小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样介绍我：“这是某某的女儿。”那位长者欣赏地望着我，笑着说：“难怪，他的女儿怎么会错得了！”当我把这些话转述给父亲听时，他笑了，清澈的眸子里泪汨流淌着欢喜的柔波，满足而欣慰。我知道这是对他的最高奖赏。父亲是个知识渊博、爱好广泛的人。每逢假期，阴天的时候他就在家读书习字，晴天的时候便到户外活动。有时是打球，羽毛球、篮球、乒乓球都是他的强项；有时到野外观鸟，说起鸟儿来，他更是如数家珍。

当你用心重新感受石狮这座城市时，你会发现她正悄然蜕变，华丽地转身。姑嫂塔披上了草木鲜花点缀的新绿，蜿蜒到塔顶的栈道，让人们更近距离地与宝塔接触，感受日出的第一道晨曦。春日的花海谷公园塑胶跑道上，留下市民踏青健步的足迹。花海谷公园石壁上的“福”字，见证了“福”在石狮，见证了石狮人内心真正的幸福感。

说起石狮人的幸福感，就不能不说石狮人舌尖上的幸福感。提起石狮永宁的小吃，你大概会想到牛肉羹、煎包、壶仔饭、老芋丸等具有古早味的小吃。殊不知，除了这些，永宁还有许多隐藏在乡间的美味小吃，其中一家便是子英村的“小杜肉羹”。

这家小店的肉羹有点不一样，裹着一层红褐色的外衣，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还以为这是一份“牛肉羹”。然而只需浅尝一口，配上汤清、透亮软弹的肉羹立刻显现出鲜嫩的特色。此外，小店里的卤豆干、猪头皮和店主自己调制的辣椒油也都值得一试。

人生感悟

父恩深似海

■张燕峰

18岁那年，我经历人生低谷。沮丧和失望，如一条巨蟒在我的心田游走。我终日垂头丧气，失魂落魄。父亲看在眼里，就选了一个晴朗天气，让我陪他去树林里散步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，地面上是一个个迷人的光点，像碎银子一样，闪闪烁烁。一只大鸟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，呼朋引伴似的，一群鸟扇动翅膀，从我们头顶飞过。父亲望着这些鸟儿，对我说：“你可别小瞧这些鸟儿，它们可是自然界的精灵。飞翔途中，它们经常遇到风雪、饥饿、猛兽的威胁，但从来都是乐观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飞去。有一种鸟儿叫蓑羽鹤，每年的四月份，它们都会在新疆一带的沼泽地繁殖后代。十月份，水枯草衰，它们便飞越珠穆朗玛峰到印度过冬。珠穆朗玛峰号称‘世界屋脊’，这一路上困难重重、危险重重，有至少四分之一的蓑羽鹤在长途奔袭中丧命，但任何困难和危险都不能阻止它们的飞翔。这世界上没有比翅膀更高的山峰。”父亲停顿片刻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接着说：“鸟犹如此。你只要不服输，就一定可以飞越艰难险阻。人生的路漫长，你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成功……”

父亲的话就像一道闪电，刹那间照亮了我的心房，那条可恶的令人心悸的蛇也不知何时逃之夭夭。第二天，我重整旗鼓再出发。一年后，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从此，“没有比翅膀更高的山峰”这句话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扉，给我启迪，催我奋进。而今，我已人到中年，有了自己的事业。我常常想，我之所以成为我，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固然与母亲含辛茹苦的哺育分不开，但更多的是来自父亲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导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仍然希望由他来做我的父亲，引导我、激励我、鞭策我。

有感而发

悠游石狮

■郑红艳

这家小店就“藏”在一栋普通民房的院子里。趁着周末，赶上阳光正好，和三五好友驱车悠游永宁古城，探寻隐藏在乡间的美味，何尝不是一件颇为惬意的乐事？

当然，一座城市真正的底蕴更体现在文化上，而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书店。新时代的石狮是一座书香满溢、翰墨飘香宜居城市。这不，在一个寒风吹拂的凛冬，“书香狮城驿站”以高颜值的面貌，亮相在石狮青少年活动中心旁。挑高的屋顶，高耸的书架，明亮温暖的射灯，齐全的图书，引得狮城大人小孩前来读书。有的坐在闲适的书桌吧台，有的娃儿干脆盘腿席地而坐，一心一意遨游在书的海洋里。

一时间，“书香狮城驿站”成了微信朋友圈的“网红”打卡地。新华书店线下开业，线上开设公众号，积极与市民群众互动，还时不时地组织读书活动，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。

和煦的海风拂面，波光粼粼的海面微漾，洁白的水鸟自由翱翔……如今，石狮不仅是一座为梦想而奋斗的城市，更是一座诗意而浪漫的生态城市。



蓝天下的六胜塔

高红卫 摄

散文园地

故乡那口井

■咏琴

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童话般的诗意和向往。

端详完石槽后，我两手扶在井沿，双手紧紧抓住井台，尽量把身子重心往后移，然后脑袋慢慢地从井口往下探望，心跳得厉害，眼睛却向井内看下去。井是用石头垒上来的，那些坚硬的石头经过岁月的打磨，已经失去最初的棱角，变得光滑圆润，石头之间的凹缝里隐藏着墨绿的苔藓。

我捡起一粒小石子扔进井里，一会儿才听见咚的一声，且不清楚。我知道井很深很深，但究竟有多深，是那个年纪的我无法估算出来的。“井里到底有没有那只观天的青蛙？”我暗自思忖。几只麻雀掠过头顶，提醒我该回家了。抬头望着天空，太阳已经偏西，我顾不得再思考那只青蛙的事了，起身时，因为伏在井边太久，我的脚有些发麻，两只手掌也撑得通红。

原来井是这样的啊，我在心里想着，脚步飞快地向家里奔去。我知道